被多个小区合围

老电厂努力做个好邻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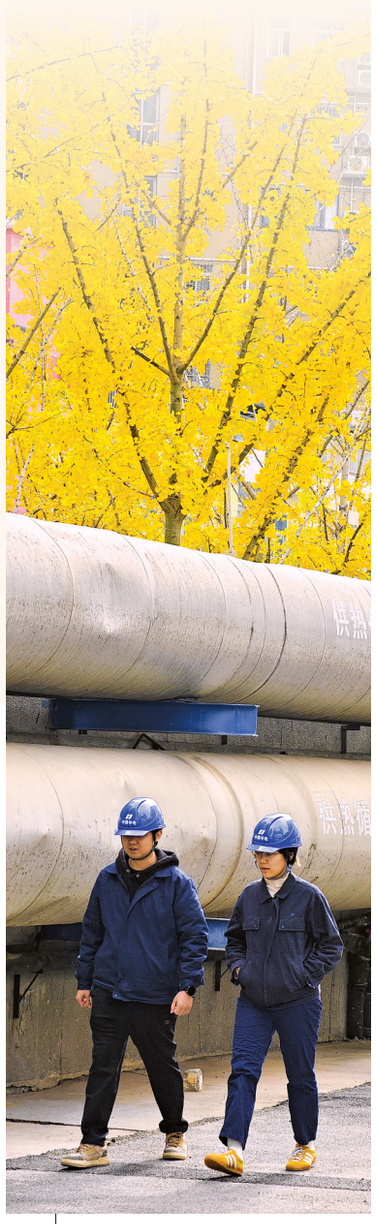
长江日报记者刘晨玮 通讯员张璇 彭思佳



华电湖北发电有限公司武昌热电分公司坐落在武昌江边,紧邻居民区。 长江日报记者胡冬冬 摄

11月24日傍晚,临江大道联投中心,居民罗喻推开窗。百米开外,长江深沉静谧。长江日报记者问:“知道旁边有座电厂吗?”她愣了一下:“知道,但住了这些年,没什么感觉。”

她家东侧,临江大道526号,华电湖北发电有限公司武昌热电分公司(以下简称华电武昌)的机组正在运转。这家厂烧气发电,余热供周边小区采暖。11月26日,厂区建成整整80年。



电厂职工走过供热管道,围墙外,银杏叶金色夺目。 长江日报记者胡冬冬 摄

城市变迁,住宅楼合围老电厂

华电武昌的前身是武昌电灯公司,电厂设备在战争中被炸毁。1946年,公司在下新河,也就是今天的临江大道526号,重建发电所。

后来,这里成为武汉重要的工业岸线,船舶、铁路车辆、发电、棉纺等企业沿江聚集。电厂的左邻右舍都是厂房和码头。白天机器轰鸣,夜里江面汽笛长鸣。

1990年,电厂扩建,一根100米高的钢筋混凝土烟囱拔地而起,成为武昌沿江最醒目的地标。那时,厂区四周还是厂房、码头和铁路专用线。

接下来的十来年,城市快速生长。2000年前后,沿江的住宅楼一栋接一栋冒出来,挨着住宅楼,又长出新的住宅楼,慢慢把厂区围在了中间。

“想开窗又怕开。”居民胡桂珍回忆起20多年前,“家里窗户上永远落着一层灰,擦完了第二天又来一层,人和窗户一起遭罪。”

自打出生就住在这里的吴蜡梅说:“家里如果开着窗,晚上脸就成了‘麻胡子’(武汉话,意指脏兮兮的大花脸)。”

那几年,厂里的投诉电话一年比一年多,环保部门的监测也一年比一年紧。厂里开会,有人把话挑明了:“再照老样子烧下去,走不远了。”

烟囱倒下,煤改气灰没了

2006年,武汉启动“改善中心城区大气环境”行动,集中治理冒黑烟的烟囱。电厂那根100米高的烟囱在这一年被拆掉,这也是当时武汉拆除的最高烟囱。站在沿江步道上,居民郑军还记得那一幕:“倒下来的那一声,响得很。”

此后的十几年里,电厂身边的“老伙计”一个个搬走:铁路车辆厂2007年搬去了江夏,棉纺厂关停改制、外迁,船舶厂也在2019年前后整体迁往新洲双柳。沿江的老厂房,或拆或改,变成了写字楼、公园和住宅小区。

“厂厂相邻”的时代过去了,新邻居是万千居民。

“也不知道从哪天起,擦窗户这事,慢慢就想不起来了。”去年秋天一个傍晚,胡桂珍在阳台上收衣服,晾了一天的白衬衫,领口再无那层薄灰。细想起来,已经有好几年了。

灰没了,是煤改气带来的——2010年,天然气机组替下燃煤机组。

技术突破,出了故障不用再等外国专家

华电武昌用上了清洁能源。可新问题跟着来了。

公司引进的进口设备,关键权限却锁死在国外厂方手里。机器怎么调、参数怎么设,全由别人说了算。一旦出了故障,只能等国外专家排期,走采购、报关、海运,最快半年。

在一些电厂同行看来,进口设备用着稳定,参数动不动无所谓。可在华电武昌,这道锁卡住的不只是效率,还有安全——机器不受自己控制,真出了状况,拿什么保证墙外居民的生活?

2020年一次内部会上,有人提出:“我们能不能做业内突破的第一家?”生产技术部主任蒋泓志记住了这句话。

当务之急就是换设备。增压机是设备的“心脏”,转速是洗衣机甩干轮的上百倍,里面的控制程序差一丝一毫,整套设备就可能“罢工”。

“要命的是,增压机、控制系统分别来自两家。”热控专工朱伟想想都觉得头疼:两家厂商,两套系统。而且厂家的程序是在实验室的理想条件下调好的,可真到了现场,情况天天在变。朱伟在控制柜前一蹲就是一年多,把两家的控制语言逐条翻译成了自己机组能跑通的程序。

2021年12月,国产替代终于完成。

这个变化,墙外的人闻不出来,也看不见,但蒋泓志心里有数:“以前等国外专家,最快半年。现在有问题当天就能处理。一座被居民楼围着的电厂,最怕的就是‘出点什么事’。”

管网升级,离得远的那几家暖气片热了

2024年以前,腊月里最冷的时候,家住管网末端的居民,日子不好过。水压上不来,热量在几十公里的管道里走着走着就散了,轮到楼栋最末那几户,暖气片只剩一点温。居民打电话投诉:“家里供了暖还得穿棉衣。”

那时候,62个小区的阀门全靠人盯。检修工钟辉和同事一人分到2个小区,骑着电动车在楼栋间穿行,到了楼下,蹲进阀门井,转几圈,抬头看看压力表,再转几圈。可人工拧阀门,终究拧不准。拧不准,暖气就送不匀。

2023年,厂里决定软硬件一起换。2024年盛夏,攻坚小分队扎进各个小区的泵房,把百来斤的电机和变频泵一件一件抬下去。碰上不愿配合的物业,就反复上门解释。平均两周,“攻”下一个小区。

那年冬天,华侨城居民朱迪家里再没忽冷忽热。“暖气片摸上去,一直是热的。”

革新不止,留住余热压低噪声

80年来,华电武昌没歇着:先是煤改成气,再后来,低氮燃烧、烟气在线监测、汽机真空节能优化等项目一项项上。

可厂里明白,这还不够,排放要再降,居民的体感是一杆更重要的秤。

上周,燃气余热锅炉低碳供热能力提升项目进入最后调试阶段。入厂37年的工程师徐明说,燃气轮机虽然没有灰,但会排出98℃的高温烟气,热量白白跑掉,得给排烟道装一个“热回收器”。

初冬时节,厂区道路旁香樟青翠,三角梅还在盛放。供热首站外,为项目新装的中介水系统已进入试运行。手放在管道上,隔着保温层,一股温热持续地传过来,那正是被回收的烟气热量。这个月底,烟气温度就能从98℃降到63.5℃。

烟气要收回来,噪声也要压下去。尽管机器的轰鸣声比燃煤年代小了许多,但机组昼夜不停,仍有居民反映噪声问题。“噪声大的设备一台台排查,降噪改造也正在进行。”徐明说。

从厂区出来,沿临江大道走不远,就是新河社区。傍晚时分,电厂周边居民童芳下班回家。1985年出生的她,小时候常去电厂的澡堂洗澡。她很怀念澡堂门口的冰棒,“洗完热水澡,再咬一口冰棒,真是大大的满足”。如今烟囱不在了,厂区也变了不少,可童芳说,每次出门回来,一看到电厂,就知道到家了。



电厂外,一墙之隔,大片银杏树金灿灿,市民结伴散步。 长江日报记者胡冬冬 摄


讲文明 树新风
长江日报公益广告
一个环保袋
就是一片绿
一个塑料袋埋在地下需要大约200年才能腐烂,
严重污染着我们的环境,希望大家都能重复使用。
中宣部宣教局 中国文明网